

# 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 日本通林金莖

● 郎萬法 (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

### 有為有守直言居士

對日抗戰勝利時，有人製作燈謎：「日本無條件投降」。打家喻戶曉中國古代傑出人物一名。於是，有人打「屈原」，表示日本屈服在原子彈威力下而投降。而忠於共產黨的人士，看了答案，既不甘也不悅，且說：應該打「蘇武」才對。這表示小日本受不了蘇聯出兵以武力東進迫使日本投降。後者，是否強詞奪理，姑且不論，因為立場不同，說詞自有偏差。事到如今，回首前塵，日本無條件投降，屈原也好，蘇武也罷，人家萬眾一心，團結一致，已從廢墟中成長茁壯，一躍而為世界經濟大國。反觀我們戰勝國，倒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這中間的因素，固然與蔣中正老總統以德報怨，不要日本戰敗國照數賠償，不無關係。如今他們不顧道義，以怨報德，這與我們自相殘殺不爭氣，也有關係。提到這裡，倒應該聯想到屈原為憂國而死，蘇武持節不辱，這兩位有骨氣，肯爭氣的歷史人物了。尤其蘇武，留胡十九年，死生事小，失節事大，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談何容易。

我們中華民國八十二年春天發表駐日代表林金莖，林氏由早年大使館秘書，歷盡滄桑，到亞東關係協會副代表，以迄今日從許水德任內改稱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先後在日，持節三十年，也媲美蘇武而當了十七年副代表，由於他的有為有守，縱橫捭闔，在日本外交界，頗孚衆望，廣結善緣，與竹下登首相是同學，和福田起夫首相是好友，跟金丸信副總裁是莫逆，凡屬日本政界大小人物，無不與林金莖有交情，也都認為林金莖是「直言居士」。漫長歲月中，不管馬樹禮、毛松年、馬紀壯等任何一位正代表，遇到疑難雜症，只要有林金莖副代表在，「我放心」，都能迎刃而解，從未有辱使命。

這不是誇大其詞，信口雌黃，而是兩位馬代表親自對本人現身說法。也許長官自謙，獎匾部屬，則另當別論。

### 任勞任怨先憂後樂

筆者得識林金莖，為時不久。八年前，根本不知林金莖何許人也，既不知如今這位林代表曾連中三元，有學士、碩士、博士三項頭銜外，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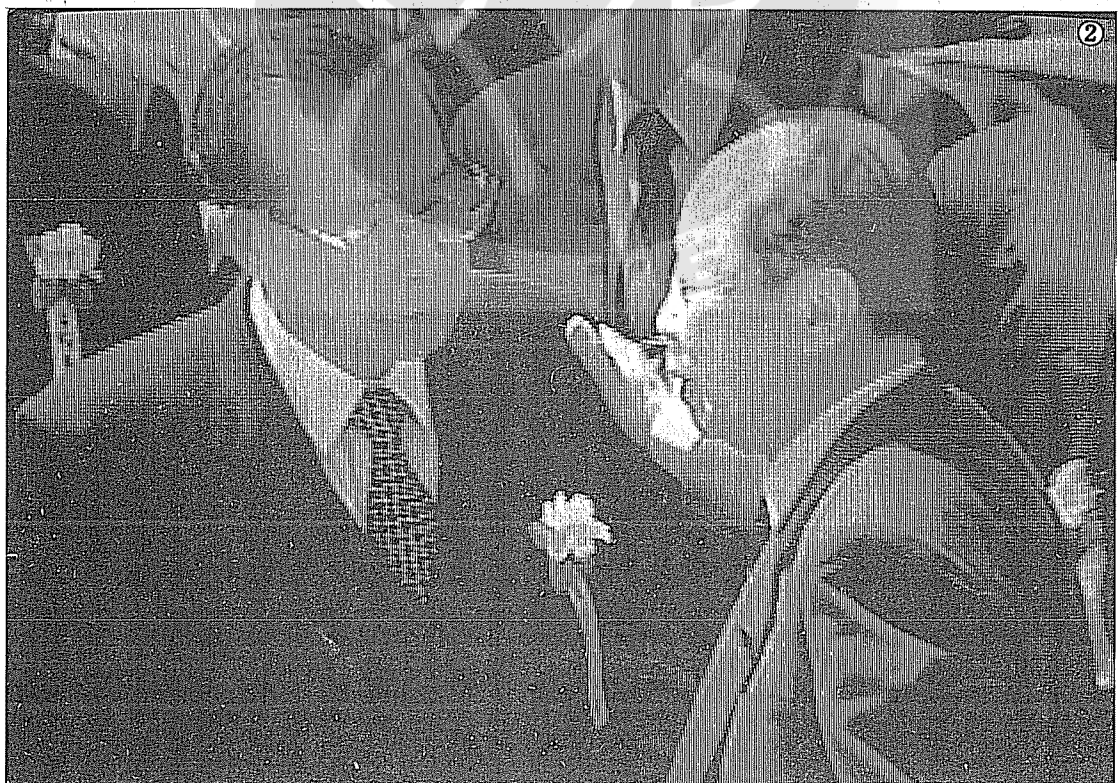
連續三年，三次高中行政官，律師外交官高考及第同時也懂岐黃與勘輿之術。這表示努力求學，勇於任事，的確非比尋常，在馬樹禮、毛松年、馬紀壯「三朝元老」任內，擔當副代表，任勞任怨，先憂後樂，確實不同凡響。

追憶民國七十六年春天，由於那年會計師世界年會被日本爭取到手，決定十月十日在東京舉行，地主國與我們已斷絕邦交與中共建交，而中共當局又處心積慮，凡我們以中華民國名號所參加的各種國際組織，中共無不抵制施壓，必欲排我會籍而後快。湊巧那年本人是中華民國全國會計師公會理事長。在公，為了維護法統，保住國際會籍，只好設法運籌帷幄，志在決勝千里。在私，避免理事長任內鏖羽而歸，深怕白璧有瑕，劣跡永存，不得不絞盡腦汁以免臨事周章。於是先找熱心公益，關心會計師公會的會計師陳世昌兄與陳家振兄磋商對策。由於陳世昌會計師與日本東京「公認會計師協會」各位理事會計師私交甚篤，概允從中斡旋，尋找支持管道。陳家振道長當仁不讓，認為亞東關係協會影響力不能忽視，只要肯說服日本政壇默認，國際總會各位理



①林金莖（左）與中國留日棋聖林海峯（左四）等人晤談。

②林金莖（左）與宮澤喜一（右）晤談。



事稍微交際疏通，可能也會順理成章，不准中共會計師公會入會，而保留中華民國會籍。我則謂：言之成理，可惜不才與外交管道毫無淵源，無路問津。

不料這位福州才子陳家振會計師，手拍胸膛說：「我來！」爰道出與亞東關係協會副代表林金莖有舊，都是早年掄才大典中，金榜題名的國士，彼此同年兄弟，可以情商備勞代為奔走。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

正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於是立刻行動「有志一同」，六、七月間先跟日本上述關鍵處所通信致意，再跟各理事國去函溝通，並約好，八月間先行去日本拜會。一切禮品籌備就緒，一隊人馬逕飛東京。到達後，才知道，家振、世昌「二陳」先生，名不虛傳，的確不同凡響，雙管齊下路路皆通。

從此，得識駐日「蘇武」林金莖副代表。迄十月，大會開鑼，正式交鋒，起先，難免擔心，稍有志志，深怕被拒，而取銷會籍，則全部心血白費！迨後領到資料，雖未雀躍，倒也安然。

卻絕未料到，在東京都武道館諾大會場，貴賓中有日本皇孫現今皇太子以及中曾根為首各省大臣與英國皇室爵士，尚有駐日各國大使公使，而使節中卻無中共使館人員，我們駐日副代表林金莖先生被邀在座。把晤之餘，心情激動，喜極而泣。一枝獨秀，深深敬佩這位為國宣勞的外交鬥士。

自付，本來弱國無外交，何況中共已與地主國日本建交，在這種尷尬狀況下，在這種重要國

際會議場所裡，不邀中共大使公使，反而東請中華民國駐日亞東關係協會副代表，這不是神話而是務實外交的成功。

見微知著，可見林金莖先生是先行春風才有秋雨，在他，應該欣慰，在我們應該為他而驕傲，為自己國家深慶得人。

### 幽默風趣一言九鼎

恕我寡聞，就在東京自掏腰包宴謝各方賢達宴會中，在我興高采烈稱贊林副代表，多麼神通之餘，在別人心目中對於林副代表駐日期間各種成就與表現，卻已司空見慣。

從那時起，雙方認識的日本朋友或華僑領袖，談起亞東關係協會，都異口同聲贊譽林副代表，並講述林副代表功在國家特立獨行的很多故事。

舉其犖犖大者，如十多年前，仍舊國共不兩立的時期，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應中共邀請，擬訪中國大陸，為此，先專程蒞台，向張羣、何應欽二位元老探詢，不約而同二位都是笑而不答，返日後，派人再向林副代表請教，林氏又發揮「直言居士」的特性，幽默風趣的說：

「那有一對恩愛夫妻，多年相處，老妻忽然問丈夫，可不可以去偷漢子，丈夫能笑而不答，已經很客氣了！能同意嗎！」

翌日岸信介哲嗣回話林副代表：「父親推敲林副代表的比喻，決定不去了。」又過兩年，岸信介當年在關東州南滿鐵路工作時的同事們，慇懃岸信介赴東北憑弔故居，探望舊友，渠女婿

安倍晉太郎外相，又向林氏探詢可否，林氏回稱：「兩年前岸氏自己宣稱不去中國大陸，怎可促其變節，在女婿立場，有此想法乃是大不孝。」安倍聞言閉目長嘆，差點變成不肖之子。舉一反三由此推想，林氏在日本政要中一言九鼎，被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前年五月五日復旦大學校慶，在台校友假中泰賓館舉行慶祝節目，一進會場大門，不期而遇林副代表，頗有他鄉遇故知之情，寒暄過後，方知林氏亦係復旦大學校友，又多了一層關係，更加親密。

把酒餐敘，經過一番話舊，才知道林學長乃台南人，勝利台灣光復後，以不諳中文，無法了解中國文化，更無法為國家社會服務，於民國卅五年，孑然一身，以公費生負笈上海進入復旦大學法律學系肄業三年，民國卅八年春返台轉入台大完成學業。

未幾，又逕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獲法律碩士，再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在駐日使館工作三十多年，他和我相互一系列談話中，我對林學長更有新的認識。

他開始不諳國語不懂上海話，經過一番奮鬥，即能應付自如，如今中、日、英文俱佳，若無勇往直前的精神以及堅毅不拔的意志，何臻如此成就。

林金莖博士以真正的日本通，出任中華民國駐日正代表，秀才人情，借花獻佛，謹用包拯包青天自勉勉人的話，用為贈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